

苦雨齋尺牘

豈明

七 郊外

懷光君

燕大開學已有月餘，我每星期須出城兩天，海淀這一條路已經有點走熟了。假定上午八時出門，行程如下，即十五分高亮橋，五分慈獻寺，十分白祥菴南村，十分葉赫那拉氏墳，五分黃莊，十五分海淀北雙斗橋到。今年北京的秋天特別好，在郊外的秋色更是好看，我在寒風中坐洋車上遠望鼻烟色的西山，近看樹林後的古廟以及沿途一帶微黃的草木，不覺過了二三十分的時光。最可喜的是大柳樹南村與白祥菴南村之間的一段S字形的馬路，望去真與圖畫相似，總是看不厭。不過這只是說那空曠沒有人的地方，若是市街，例如西直門外或海淀鎮，那是很不愉快的，其中以海淀爲尤甚，道路破壞污穢，兩旁溝內滿是垃圾及居民所傾倒出來的煤球灰，全是一副沒人管理的地方的景象。街上三三五五遇見灰色的人們，學校或商店的門口常貼著一條紅紙，寫著

什麼團營連等字樣。這種情形以我初出城時爲最甚，現在似乎少好一點了，但是還未全去。我每經過總感得一種不愉快，覺得這是佔領地的樣子，不像是在自己的本國走路；我沒有親見過，但常常冥想歐戰時的比利時等處或者是這個景象，或者也還要好一點。海淀的蓮花白酒是頗有名的，我曾經買過一瓶，價貴（或者是欺侮城裏人也未可知）而味仍不甚佳，我不喜歡喝他。我總覺得勃蘭地最好，但是近來有什麼機製酒稅，價錢大漲，很有點買不起了。——城外路上還有一件討厭的東西，便是那紙烟的大招牌。我並不一定反對吸紙烟，就其豎招牌也未始不可，只要弄得好看，至少也要不醜陋，而那些招牌偏偏都是醜陋的。就是題名也多是粗惡，如古磨坊（Old Mill）何以要譯作「紅屋」，至于勝利女神（Victory），大抵人多知道她就是尼開（Nike），却叫作「大仙女」，可謂苦心孤詣了。我聯想起中國電影譯名之離奇，感到中國民衆的知識與趣味實在還下劣得很。——把這樣粗惡的招牌立在佔領地似的地方，倒也

是極適合的罷？十月三十日，溝沿。

八 南北

鳴山先生：

從前聽過一個故事，有三家村塾師叫學生作論，題目是「問南北之爭起于何時？」學生們翻遍了綱鑑易知錄，終於找不著，一個聰明的學生便下斷語云，「夫南北之爭何時起乎？蓋起於始有南北之時也。」得了九十分的分數。某秀才見了說，這是始於黃帝討蚩尤，但塾師不以爲然，他說涿鹿之戰乃是討蚩，（一說蚩尤卽赤會之古文，）是在北方戰爭，與南方無涉，於是這個問題終於沒有解決。

近來這南北之爭的聲浪又起來了，其實是同那塾師所研究的是同樣的虛妄，全是不對的。粵軍下漢口後，便有人宣傳說南方仇殺北人，後來又謠傳劉玉春被慘殺，當作南北相仇的證據，到處傳布，真是盡陰謀之能事。我相信中國人民是完全統一的，地理有南北，人民無南北。歷來因爲異族侵略或羣雄割據，屢次演出南北

分立的怪劇，但是一有機會，隨復併合，雖其間經過百十年的離異，却仍不見有什麼裂痕，這是歷史上的事實，可以證明中國國民性之統一與強固。我們看各省的朋友，平常感到的只是一點習慣嗜好之不同，例如華伯之好吃蟹（彭越？），品青之不喜吃魚，次鴻之好喝醋，（但這不限於晉人，貴處的「不」先生也是如此，）至於性情思想都沒有多大差異，絕對地沒有什麼睽隔，所以近年來廣東與北京政府立于反對地位，但廣東人仍來到京城，我們京兆人也可以跑到廣州去，很是說得來，腦子裏就壓根兒沒有南北的意見。自然，北京看見南方人要稱他們作蠻子或是豆皮，北方人也被南方稱作侂子，但這只是普通的綽號，如我們稱品老爲治安會長，某君爲疑威將軍，開點小玩笑罷了。老實說，我們北方人聞道稍晚，對於民國建立事業出的力不很多，多數的弟兄們又多從事於反動戰爭，這似乎也是真的。不過這只是量，而不是質的問題。三一八的通緝，有五分之二是北人，而反動運動的主要人物也有許多是南

人，如張勳，段祺瑞，章士釗，康有爲，蔣百里等輩皆是。總之，民國以來的混亂，不能找地與人來算賬，應該找思想去算的，這不是兩地方的人的戰爭，乃是思想的戰爭。南北之戰，應當改稱民主思想與會長思想之戰才對。現在河南一帶的會長主義者便要把地盤戰爭說是南北人民的戰爭，種種宣傳，「挑剔風潮」，引起國民相互的仇視，其居心實在是凶得可憐憫了。我們京兆人民酷愛和平，聽見這種消息，實在很不願意，只希望黃帝有靈，默佑這一班不肖子孫，叫他們明白起來，安居樂業，不要再鬧什麼把戲了，豈不懿歟！先生隱居四川，恐怕未必知道這些不愉快的事情，那倒也是很好的。何時回平水去乎？不盡。十月三十一日。

華蓋集續編小引

魯迅

還不滿一整年，所寫的雜感的分量，已有去年一年的那麼多了。秋來住在海邊，目前只見雲水，聽到的多

是風濤聲，幾乎和社會隔絕。如果環境沒有改變，大概今年不見得再有什麼廢話了罷。燈下無事，便將舊稿編集起來；還豫備付印，以供給要看我的雜感的主顧們。

這裏面所講的仍然並沒有宇宙的奧義和人生的真諦。不過是，將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說的，一任牠怎樣淺薄，怎樣偏激，有時便都用筆寫了下來。說得自誇一點，如悲喜時節的歌哭一般，那時無非藉此來發憤抒情，現在更不想和誰去搶奪所謂公理或正義。你要那樣，我偏要這樣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頭是有的；偏要在莊嚴高尚的假面上撥牠一撥也是有的，此外却毫無什麼大舉。名副其實，「雜感」而已。

從一月以來的，大略都在內了；只刪去了一篇。那是因爲其中開列着許多人，未曾，也不易遍徵同意，所以不好擅自發表。

書名呢？年月是改了，情形却依舊，就還叫華蓋集。

然而年月究竟是改了，因此只得添上兩個字：「續編。」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日，魯迅記于廈門。

山中雜記

祖正

八

對於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作爲惟一標的，以之把生命的全部傾注着去追求——像許麗於長詩『寂寞的靈魂』中所表現的——在我還等待那個膽壯心堅的力。現實的壓迫與那個威力我已有了相當的認識而又到了不能輕視與迴避的年歲之故。那末照箕茨在長詩『恩笛妙』中所提示的把理想溶注於現實，從忠實於現實的愛去獲得理想的美的那個償報能，這在目前我也難有那種確信。失了理想，消了希望的人每每容易陷入進去的是一個黯澹的心境。恩提妙在印度少女夭折，月神辛雪雅離棄之後沉進了去的黑地獄(Dark Paradise)；卡萊爾(Thomas Carlyle)在『衣裳哲學』(Sartor Resartus)裏舉示的那個在永遠的否定(The Everlasting No)與永遠的肯定(The Everlasting Yes)之間橫互着的那個『無關心的中樞』(Centre of Indifference)我也不得不好生警戒着。我已回到了生涯的峭壁。前進是高崖，後退又是深谷。

到此地步，我方才真正認識自己的無力，自己的脆弱。方才省悟到我一向在夢裏——虛幻的夢裏過活着。如今像那樣的幻夢再也不能望它回歸。我好像一個追逐幻像中途摔了交的幼小者，撲倒在無人之境只是哭泣着。而又像是見到人來又不能直訴自己哭泣的那種失了天真的壞小孩。我也知道此刻自己不應該常是哭泣的。自己應該把在過去不全是意識中修求得的教養與知識作爲重新建立自己的磚石。像這樣的空山古廟決不是我長住相宜的地方。我須認清這是我生涯中養病的時期，不是蹈晦的所在。知道我是無力的，脆弱的；但我須致信於我過去在不全是意識中追求或是獲得的一點點教養與知識。我在恢復自信力以先應該把持那個他信力。

入山以來做的什麼事呀！回讀一下雜記帖上的文字，這不就是我的哭泣麼？不要說人來不敢直訴，就是自己拭拭眼淚，開出眼來看看周圍也不禁要羞愧無地了。你說你有過去的教養與知識。不錯的。但你可曾知道你心好的那兩個年青詩人，在留下給你心醉的詩作功

續的白然給與的僅少年歲裏，你已在哭泣中空過的了！
走到了生涯峭壁底下來的我，就是哭泣也不得不加以肯定。

再讀『蘭生弟的日記』

評 梅

八月底從山城到北京的第二日，在朋友案頭看見了沙漠中滿載歸來的駱駝，那夜和翌晨讀完了蘭生弟的日記。莫有什麼話可表示我那時的心境，似乎是在一種不甯靜的心情中，更添加了幾許人間共有的惆悵！

過了幾日在書攤上又看見那青衣白籤的單行本，在萬紫千紅各色都有的新書堆裏，牠爲什麼那樣清淡那樣孤獨呢！直覺的給與我一種悲緒後，買了一本歸來。白天我是勤苦的工作着，晚間夜靜，在燈下我咽着自己的悲哀，再讀蘭生弟的日記。

真不知道是怎樣過去的，如我們現在這種繁劇壓迫憤怒恐怖中的生活。我們的生命是沉下去，沉下去，沉

到不可深測的澗底去了。在悲哀，頹喪，膚淺，懶惰中悄悄走過去的，也許是我們這莫有力，莫有聲，莫有動的空洞的生命罷！

這年頭兒，我們都是咽着淚，流着血，按着創痛。鼓着餘勇，在槍炮場中，屍骨堆裏，找尋理想的綠洲的人羣。假使成功勝利是建築在失敗絕望的基礎上，那麼我們是應該怎樣燃燒着內心的希望，向黑暗的，崎嶇的，荆棘叢生的道路中摸索着去更深更深的人生內尋求光明呢。蘭生弟的日記中告訴我們的，或者就是這些。

廚川白村說藝術的天才，是將純真無雜的生命之火紅焰焰地燃燒着的自己，就照本來面目投給世間。把橫在生命的躍進的路上的魔障相衝突的火花，捉住牠呈獻於自己所愛的面前，將真的自己赤裸的忠誠的整個的表現出。

我讀完蘭生弟的日記後，使我認識了自己生命力量的無限。一直到現在，我都感謝作者所指示所給與的是那樣豐富而充實。我比擬牠如一隻小小的慈航，在瀚海

汪洋中，作我們多少青年的擺渡，使我們在波浪洶湧的海上，有了平靜的強毅的把舵的力量，和進行的方向。作者所表現的是我們這現在的世界內，他的人格和個性在環境中衝擊出的火花，他整個把內心經驗的總量供獻告訴給我們後，他又去更深更深的去處追求着，他是認識了生命，欲將生命安置在他理想的眠床上而努力的人。

誰也說文學家們的小說似乎不能堅認為誠實。所以最率真坦白能表現了自己的，還須在日記和尺牘中，比較能找到。這本蘭生弟的日記，是一種告白錄的體裁，是近代人所最流行的。內容很簡單，是主人翁羅蘭生寄給薰南姊告白戀愛的一封信。彷彿蘭生弟是一個多愁多病林黛玉式的青年，然而他却又是世界上最有力量，最有勇氣，最能容忍，最能奮鬥，百戰中經爛熟的一位英雄。如：

『今天搬家了！五個月的生活沉溺到不可超渡。拍拍身子滿是銹屑，朝上收拾行李時衷腸百結。臨別

時我真欲哭……脫去舊皮必定有血斑淋漓的苦痛的，我須耐得住這痛苦！』
『……我說人是戰勝一切而生存的。我對你說我和失戀戰，和失學戰，和貧困戰，和病苦戰，到處都是苦戰。……』

『……天上的神！你爲什麼如此苛酷？你一步一步逼到我如此！逼到我發狂，我忍住！我咬定牙齒忍住。我從死中求生，求光明，求愛！但是仍舊一步一步逼到我死，到黑暗，到絕望！』

『……我離死期不遠了，但是我自己還莫有決心自殺，我在那個時期體驗到失了一切光明，失了一切希望的人還不能對於現世否定生存的那種人類的確執性。我在那個時期意識到自己雖是力竭聲嘶還不肯放手，硬要和現實抓攬勝負。』

『……我匆匆告別回來，走進宿舍，何以說不出理由的流了很久很久的眼淚！鳥崎藤村在一部作品裏

說主人公初入社會時往往淚流滿頰的。我那天的眼淚否則也無從說明理由起。」

這點滴着血淚的人生，蘭生弟是怎樣掙扎着去追求他的幻夢。似乎大海中的扁舟，一個大浪滾捲在雪花中了，浪落下時扁舟又顛覆在另一個大浪裏。如斯一浪接一浪，他的生命的光榮和富麗，都在這起落的雪花中飛舞着閃爍着！這是多麼值的贊美敬佩的精神！

我是信仰戀愛專一有永久性的，我是願意在一個盃裏沉醉或一個夢裏不醒的。假使我的希望作了灰，我便將這灰包裹了我這一生，假使我的希望陷落在深澗底，我願我的心化作了月亮，永久不離的照着這深澗的。最令我敬佩的，便是蘭生弟也是在這方面努力的人。他的愛是和他的生命一樣，皈依在上帝的神座下永久祈禱着！

「八月二日那天醒來時覺得做着了你的夢，日記上說：今朝醒來時還記着一個刻印心肝的夢！心肝心肝的夢呵！我今生爲此夢而終了！」

「我那能忘你，我那能忘你！沉默以終，他生記憶。我那能忘你，我那能忘你！」

「於是大家一致認我是最有希望。我着力的否定道：「我有眼中看不見的羈束。」

這些鏤心刻骨的誓言，這真誠勇往的精神，是能令樂園的石門撞開的。我祝福多少青年們有這種精神的，假使就是失敗了，絕望了，也是勝利圓滿。

我常想只有缺陷才能構成理想中圓滿的希望，只有缺陷才能感到人生旅途中追求的興味。廚川白村，在缺陷之美內曾這樣說：

「：看起各人的境遇來，也一定總有些什麼缺陷。有錢却生病；身體很好然而窮。一面賺着錢則一面在賠本。剛以爲這樣就好了，而還莫有好的事立刻跟着的一件一件地出來。人類所做的事，無瑕的事，沒有的，譬如即使極其愉快的旅行，在長路中，一定要帶一兩件失策，數着什麼苦惱，不舒服的事。」

於是人類就假想了毫無這樣缺陷的圓滿具足之境，試造出天國或極樂世界來，但是這樣的東西，在這地上，是沒有的。

性格上，境遇上，社會上，都有各樣的缺陷。缺陷所在的處所，一定現出不相容的兩種力的糾葛和衝突來。將這糾葛，這衝突，從縱，從橫，從上，從下，觀看了，描寫出來的，就是戲曲，就是小說，倘使沒有這樣的缺陷，人生固然是太平無事了，但同時也就再沒有興味的，再沒有生活功效了罷。正因為有暗的影，明的光這纔更加顯著的。」

蘭生弟或者正因為能愛琴子而不能去愛，不能愛薰南姊而必須去愛的緣故，才能有勇氣表示這四五年浸在戀愛史中的一顆沉潛迂迴的心，才能有這本燃燒着生命火焰的日記告白給我們。我更祝賀作者能有這樣偉大的藝術天才，能有這樣真誠的敘述催眠讀者，或許是正因為羅蘭生的缺陷成全了他。矯情的再深一層說，我是崇拜悲劇的。我願大文學家大藝術家的成就，是源於他生命中

有深的缺陷。慘痛苦惱中，描寫着過去，又追求着未來的。

在現世界，逢見一個人，踏着一塊地，都能給與你一種最激骨沁脾的創痛。我們的命運是箭塚。我們只有沉默的容忍着，屈伏着，而潛藏我們另一種能掉換宇宙毀滅宇宙的力量。我們是希望有一天命運成了手中的泥，願意塑成什麼便是什麼的。所以蘭生弟不怕悲傷，他說：

「唉！我不會過於悲傷的。我正要尋些悲傷滋味潤澤一下這個乾枯沉澱不過的心！」

「呀！我如今痛切的感到被人踐踏後的怨憤，所以要被人踐踏，緣由我不想做惡人，示露了善良性的軟弱處……：……：人羣生活完全是戰爭。能夠發揮殘忍而不感不安的人乃是最適當的生存者。如果中途反悔，那麼只好被人落刀下來結果了自己的性命。」

在人羣中擾攘着，是找不到安慰和了解的，只要

沒有那利銳的，惡毒的意外來襲擊，已經算很僥倖了。我們只可投到自然母親的懷裏，承受她的催眠和撫慰。滋潤休養着這灰塵中千瘡百洞的心身。作者似乎屢屢詔示我們。每在一種煩苦欲狂的心情中，展開一幅最幽靜，最清雅，能忘了自己，融化在自然裏來撫慰我們的景致，如：

『有時暗夜裏，一個人披上斗篷，不戴帽子，赤脚踏了高屐，穿過冷落街道，隱進一個山邊的森林裏去。在沉默無光的枯林裏瞥見天空的小星，遠處的街燈。一回又發見自己走了出來，站定了腳，在一個有狐狸精出沒神情的陰風慘慘的古廟口，儘是向裏面的黑影子窺望。不知怎樣，自己又走下山道，站在街邊一個有燈光的紙窗邊，聽裏面有兩個小女孩子唧唧噥噥伴着一個母親似的婦人談話。人類最寶貴的母愛流露到這紙窗外了。』

『去罷去罷！進了中央公園，靠東從來今雨軒一直往北去轉過兩個紅圈洞走過了古柏下的通路，到了

目的地的御溝邊來了。在這瞬間才發現濠水已經結冰。呆立了一下，回到長凳上坐下。儘是沉想。好像又被什麼東西追着似的轟然站起來，再到花房前的池水邊。看見也結了冰，只有鐵絲網內冰塊間有一個水塘，一羣鵝鴨，雜有鴛鴦在那裏無心的遊叫着。冬天的淡陽光照着池邊的蕭條景象。在我旁邊隔開一張椅子上坐着一個少婦在那裏打絨繩。一個學步的小孩繞在身邊。我想到不一定那些水鳥才能無心，人也有能無心的。』

一個人到了失敗絕望無路可走人力無可為的時候，總幻想出一個神靈的力量來拯救他，撫慰他，同情他，將整個受傷的心靈都捧獻給神，洩露給神，求神在這失敗絕望中，給他勇氣，給他援助，使一個受了創痛的心頭，負了罪惡的心頭，能有一個歸依懺悔的機會。所以凡受過宗教的洗禮的，他必能用平靜的，慈愛的，溫和的的心情去寬恕別人，去發現自己。作者所描寫的蘭生弟，便是背着十字架忠心於上帝的門徒。他在池袋隱者

那裏懺悔皈依神了之後，他歸來是：

『走在路上，覺得一草一木都像另有生氣似的，在

心胸寬鬆了許多。』

他的敬虔心的出發，也是想用人力以外的力量來解決矛盾防止矛盾的，他是想在沒有路的道上，用上帝的意志去開闢道路的。我從前也是輕蔑基督教的一個叛徒，然而在現在我雖未曾正式受洗作上帝的門徒，不過我心裏除了母親外，已有了上帝的位置，我在一種特殊的心境時，總是口口聲聲默喚着上帝，求佑於上帝的。雖然我自己也明知道那是個虛無的神。

所以我們可以根據了這種精神，看出蘭生弟的容忍和寬大。他雖然在薰南姊面前受了創痛，在大伯父面前尚不知結果。然而這都是不值的憂慮的事，他自己的本身已成了藝術化的人生，還有什麼不滿足呢！

談到蘭生弟的日記形式上的批評。我是很慕敬作者那枝幽遠清淡的筆致，處處都如一股幽谷中流出的清泉一樣，那樣含蓄，那樣幽怨，那樣淒涼，那樣素淡。據

全書個性特有的表現，作者許是一位最沉靜，最細膩，最孤高，最多情的，在人間收獲了許多經驗的人。

這冊書內容因為是一封信，又在裏邊插入了許多日記，似乎有時讀著感到冗雜和厭倦，有些人讀不下去的原因或者是緣乎此。這是屬於心靈上體驗上能否同作者共鳴的問題。在一個不能沉醉於酒的人，你問他飲過後之餘味，他自然是告訴你感到酸澀的。世界上也許有不需飲酒的人，自然也許有不須要沉醉的人。

一九二六，十月二十六日，

釣魚

學昭

年假近了，考試也將完畢了，每天早上不必如何樣的早起，急忙赴學校，接到小哥哥幾日幾時要回家的信，這種驚喜是歷了久遠的時期而得到的，怎樣才能形容牠呢？

家裏大廳上已換上了畫對，打糕的磨粉的總在邊廳

間上，小哥哥的回來必在二十三日，送灶的那天，糕也打好了，磨子早牽出了，不過他的團子，母親總特別爲他留着的，這個，我一點也不小氣的。

聽得闔子伊呀的聲音，呵呵唔唔的挑行李的重擔聲，這是無疑的，一定是小哥哥來了，是二十三日的傍晚，大家很忙亂了一陣。這一天的晚上，在燈下，絮絮的敘述各人引爲樂趣高興的事情，我告訴他，今年竹園裏被我掘了有多少筍，枇杷也很多，母親笑着說：

「年裏的事情暑假早說過了的！」我覺得很難爲情，恨恨的說：「什麼呀？」小哥哥却拿出些紙墨筆硯文房的東西給我，又這樣的那樣的說，到了十一時或十二時還不想睡的，母親就說：「一來這樣好，過幾天怕又要吵嘴了。」我們却笑而未答。

假期中的玩耍，是很堂皇的了；直到室內種種的遊戲，像捉迷藏，猫捉老鼠之類已經厭倦之後，不得不偷瞞母親，到屋前池子裏去釣魚了。

釣魚的趣味，我雖然屢屢嘗受，却不能如何形述

牠，每年夏天，家中人均在午睡的當兒，我與小哥哥雖在呵欠連連的時候，一想到了釣魚，便精神抖擻的，攜了釣竿，偷偷地跑到屋外去，搖手暗示坐在竹椅上打棉線的伍媽，叫她不要聲張。

我攜了幾竿蝦釣，鉤子細，竿短，因爲我就不會釣魚，我只能釣蝦。隨着小哥哥一同到池邊，池邊偶然碰到間房的從嬸，她一定要說：「呀！鑑鑑，九九，這裏要不得的呀！」小哥哥便說：「我們一下子就回去的。」

坐在石級上，甲梅樹與棗樹的綠蔭下，太陽偶而從葉隙裏射出來，是如此微弱而疎淡的。小哥哥管着二竿魚的長釣，我管着六七竿的蝦釣。大家抱膝坐在石級上，癡癡的望着水面，水而是平鋪着淡黃色的簿綢似的，被日光所照着；池對面爲水波所湧出的凹岸，倒垂絲絲的楊柳，半身靠側蓋上池面了，那凹岸裏是深靜，綠色的水，有時還能見到獨行的白鳧，立在陰陰的濕岸，像沉思於生命之奧妙者。這樣儘是癡癡的地望，看池面的那一角有沒有波動的水紋，那釣竿會否有微動。

臘冬的釣魚自然不適宜些，興趣也似乎要少些，因為天氣很冷，魚們大概都是聚集了牠們家庭，或親戚，或友朋，擁擠擠的在近池泥處取暖，團團的圍着，雖有釣鈎上的食餌為牠們所愛好而犧牲了生命的。這時候也不能用其所長了。並且池面的北風很大，凜凜的禁受不起！

這一會，我們忽然想得了一個捉魚的好方法，不用釣，也不用走下池去，也不用網；小哥哥偷偷地跑到長工唐小毛的房裏拿了一把「拉爬」，（註）往屋後去。

家裏的池子是在屋前，井間外面，屋後的池子却是塘河，可以通硤石，上海等地的。塘河裏的水一到冬天，就要低淺起來，兩岸露出涸燥的泥地，還有堆着些乾枯的水藻，我與小哥哥就在這上面慢慢的沿着走，東找西望的像探求什麼似的，每當拉爬下去，拖上來，那些闊背的鱮魚，竟有七八寸長的，靜靜的蟄伏在水藻及腐物河泥之類裏，拉爬爬開水藻等，露出了牠的全身，牠才跳起來，但是不等牠跳起來，小哥哥就伸手握住

牠，就在側背的高岸邊拔了一根狗尾巴草，往兩邊的鰓裏穿過，一手提着，再換別處，往前走了，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時候，竟滿載而歸了。

兩個人拖了一把拉爬，提了兩串魚，興致而不覺疲乏的走到後門口，後門關着。我們立定了，不敢推門，放下了拉爬，然而這兩串魚呢？再自己看一看，從頭到腳：頭髮是從荊棘叢裏穿過的，蓬蓬的散亂了，說不定還爬上幾個臭螞蟻；兩隻泥手，一雙泥鞋不必說了外，衣服上也像着色的花朵似的染了不少點，怎麼進去見母親呢？這個樣子！有幾次，也是同樣的，我隨了小哥哥去釣魚或捉魚，他衣服滿身弄得了濕透回來，就在後門的廁間裏，坐着，等我進門去暗暗的將乾淨衣服拿來，給他換上，到家裏去，母親不至於一時就知道，我們不至於立刻就受到責罰，雖然過不了一二天她還是要曉得，還這要這樣罵：『叫你們不要去原要去！』在這句話裏，可以體味出她對於兒女屢次訓誡而不聽從的怒意了；我們很心虛忒忒的聽着她這句話，而且想：以後

一定不再去了！然而，奇怪，這池塘對於我們真有不可說的力量，到了要去的時候，隨便想以什麼理由推倒自己，終又不能阻止住的。

事情隔了五六年，現在，母親也再管不到像這類的事，也沒有這類的事可以給她怒意了！天下爲父母的，沒有不想將她意女兒之心，永遠給與的，然而，父母是老了，父母是病了，他們的精力不及施展他們的愛了；我們只對於他們抱着無窮的追念了。

小哥哥已經做四歲小孩的父親了，將如父母一樣的愛他的兒女了；我們不能再有如從前那樣釣魚捉魚類的事情，每一次我們大家到老屋裏去，雖然走過池邊者不止一次，然而沒有誰說句，對於過去的兒時，大家彷彿均像不會有過似的，只是我心裏失神而悵惘的想，有誰知道呢？他們也會會如我一樣追懷否？我且又想過我覺得我現在難道就不能攜了蝦釣去釣蝦了麼？我不能還復這天真的童心，我還能重演兒時的樂夢麼？我看到鏡中的相在烏絲中的白髮，我看到常常不能開展的眉頭，

我不能緩挽時間的波流，我不能知道是運命的指使，還是人事之使然？我兒時的夢呵，如奏罷的樂曲，只空散渺茫的留着餘音，在我心裏繚繞着呵！

註：「拉爬」是農具之一，以竹爲之。

一九二六，六，七

閒話雜成

五 人間讚美

季 谷

(一)

「書獃子」這個名詞，一看就可知道牠的意義，是指專讀書而不能幹事的人。但是現在進化了，有許多「書獃子」，居然很能幹事，甚至比一切的貪官污吏，幹得更巧妙更利害！所以我要送牠一個「漂亮的」的形容詞了。

你看！多麼漂亮！

丁文江做淞滬督辦之初，就說「我是書獃子，不能

幹別的事……」，但是現在，一切很好，據說什麼都會，連殺人都會幹了，這樣書獃子，還不漂亮麼？

最後有一位湯什麼總長，就任之初，也是「我是書獃子，不能幹事……，既然如此，不能不幹……」一大套。據熟識他的人說，他的能幹，也不會劣于丁督辦的，有往事可證。

然而近來的書獃子何其多，而又何其漂亮也？！

老實說：書獃子決不會做官的，做官的決不是書獃子！你們官興好，官癮高，儘管做你們的官，用不着以書獃子這個名詞去掩飾你們的能幹！

(2)

究竟是杭州人，很聰明的！

然而這回太大膽了，你們也想革命麼？幸喜你們聰明，所以終于沒有失敗。你們從前不是拒絕盧永祥入浙麼？然而結果是愛戴的。你們二年前不是拒絕孫傳芳麼？然而正當唱拒絕高調的時候，已經有狗一般服從的代表去表示歡迎之意了。這回也是如此，第一天發宣言

痛罵他，第二天立刻就讀到對於同一人的頌揚的電文了。但是看看下面具名的大名，依舊是你們幾位。你們究竟聰明，你們總會成功的！

六 宋二的照相

豈明

前幾天衛戍司令部槍斃肇事兵士，還將他梟首示衆，掛在中和園門口。我當時就想引責備賢者之義，寫一封信給于先生，勸他槍斃儘管槍斃，只是不要切下頭來，掛起來做這個已經欠雅觀的北京的裝飾。因為救濟燃眉的事忙，終于還未寫信，今日却在報上又看見了宋二赴法場的照片，不禁瞿然驚覺，覺得我的意見不免有點背時，不免有點「惡人之所好」了。

普通一般的市民總喜歡看殺人。雖然被強盜所訓斥，「人家砍頭有什麼好看！」也不見怪，所以在往天橋去的做車後面總跟着許多健康快活的市民。不過這個機會是一時的，有不能普及之恨，那麼對着一顆割下的人頭，或是一張尸體的照片，仔細賞鑑，也慰情聊勝無，可以稍滿足智識欲(?)而補救向偶之缺恨。這種好

辦法是現代所謂文明國所沒有的，大約也是希世的東方文明的一部份罷？我何敢一定要違反民意而硬主張取消這些玩意兒，我只慚愧沒有充足的國粹的涵養，不能與衆同樂這種有趣味的展覽。十月末日。

讀語絲

農人

有誰願意把自己所以爲對的見解或經驗永遠收存在喉門裏頭？我真不信。既是成了人不會說話的，人家說他是啞吧；說話東三西四滿不聽題的，簡直是瘋子；只知道人家的話，自己沒有見地，差不多就是活的留聲機；只覺得自己有話存在胸膛裏，想說說不出來，說不出來就自暴自棄底不說了，這樣的人也可以算是個傻子。

說話給自己聽的人只影響他自己，但也不一定就是好的影響，也許他竟會傷害了他自己，因爲自己對自己和只有想照鏡子的臉而沒有可以照臉的鏡子一樣：自己

的臉在病時灰白色既不得而知，等到健全時臉上顯出紅光來也是看不着。如果自己和自己談話的趨勢若自始至終底繼續下去，恐怕不免有成一個『坐井觀天』的聖人的那一天，豈不可惜。

至於和朋友或極熟識的人談天呢，就許多可以『互通聲氣』，在見識上可以有彼此糾正的可能。然而光是和幾個認識的人談話還不夠，必是要像豈明先生所說：將談天的範圍推廣，用文字的喉嚨去和現在和將來的衆人談一談才好，才痛快。

爲甚麼要和衆人談話哪？我想根本的原故就是要把我的見識和思想說給他們聽。此外，能得着他人的同意與否是不吃勁，若我的見解或思想惹得別人不服氣而起來反抗，反抗者並拿起他的知識和見解當武器來衝鋒，我才滿足心願。

要問我爲甚麼說這些話呢，我想非把我讀語絲的經過帶着手說幾句來做個背景不可：

叁年前語絲還沒出版，同學勸我拿小說月報解悶。起初我以為看小說月報還不如把達爾文物種原始一類的書看些較比着有價值，等我看小月說報半年上了癮，雖說看牠是白費時間，我也概不聽題。不幸的是文學大綱登載屢次失信，彷彿是編的人有些拿糖，我賭氣將牠打住不看。隔了一年的工夫，我不知怎的就成了愛讀敢說痛快話的出版物，如莽原語絲現代評論之類，自從語絲現代評論的「千元」戰爭結果之後，我才辨別出來語絲的所以爲語絲。

有時我讀到和我的見解相衝突的地方，我好久不願和別人因事爭論，我好似失却了我根本的見地；也有時看到了語絲上講的東西，聽得旁人說話太不順耳，立刻和那人據理辨起來。「那路人好看那路東西」，這話我不十分懂得，對於文藝的作品，我也不敢輕意插嘴。我就知道不讀語絲起心眼不通快，究竟牠的好處在那裏，

至今我也說不出來。但我覺得有時我自己的話在嗓子裏乾沒機會說出來，我滿心不舒暢。語絲好似和讀者談家常話，牠有時是充滿了見地，至於牠的「家常話」「見地」根本對不對，我還不會想到。我以為人既不是全知全能，並且所要知道的和該知道的東西常是比我們已經知道的東西多，最好大家都說出他們的心願，見地，經驗，彼此將生活的照片交換一下，別人雖不能完全替誰受苦，但總比把人生的苦悶放在腦子裏，以致悶塞而死，好受得多呢。

十月十五日晚間。

編者案，俗語說，「人家的老婆，自己的文章」都是好的。我想，無論如何下邊這一句總是對的罷。所以有稱贊我們的文章，我們自然要揭載的。本來「自畫自贊」是極通行的事，我們如有閑暇還想等到二百期出版，着實要鼓吹一番，說做週刊如何代表正義，「維持公理」呢！